

# 麻花香暖流年

## 炸丸子里的年味

□耿艳菊

天气寒冷阴沉,不想出去买菜,到厨房里转一圈,见有两个红萝卜,两根葱,一把蒜苗,突然灵机一动,有了主意,可以炸丸子吃呀。

我在脑海里搜索妈妈讲给我的炸丸子的经验,揉几个馒头到丸子的面糊里,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外面酥脆里面蓬松喧软。赶快打开冰箱看看,馒头只有一个了。有些少,担心效果不好。孩子在旁边提醒我,给姥姥打电话问问有没有其他好办法。

电话通了,妈妈听说我要炸丸子,笑起来,在她眼里,我这个笨女儿大概做不来这么复杂的食物。她先是说,你们要是想吃丸子,楼下超市买一点吃,等我下周有空了,来你们家给你们炸丸子吃好了。那热滚滚的油,我不放心,别烫着你了。说完,挂了电话。

过了一会,妈妈又打电话来说,自己学会了才好,父母不能跟着你一辈子,再不放心,也得慢慢放手。然后告诉我,还可以发点面,炸丸子,像蒸馒头那样,先用发酵粉发半盆面,又仔仔细细讲解炸丸子的每个步骤。

家里恰好还有一包发酵粉,保温瓶里有温开水,几分钟后,面就发好了。为了让面尽快发好,我把面盆放到了暖气旁边。

等候面开的时候,想起很多关于炸丸子的旧事,都是年少时光的。

那时候,进了腊月,炸丸子是过年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一般在腊月二十之后,胡同里整日弥漫着炸丸子的香味,以至于长大后,觉得年的味道就是炸丸子的味道。这时,邻居们出门碰见了,打招呼的话,从吃了什么换成馍蒸了吗?丸子炸了吗?一般这天,妈妈爸爸会早早起来,吃了早饭就开始准备,妈妈去菜园挖来新鲜的萝卜、葱,爸爸准备烧锅的柴火。大人们忙忙碌碌,脸上挂着笑容,也带着几分庄重恭敬。

炸丸子的时候,大人不愿意孩子们到厨房里去,孩子闹闹哄哄,毛手毛脚,一是怕热油烫着了孩子,二是怕孩子说出一些不吉利的话。我记得那时我们这天多数在东厢房里写寒假作业,一会儿跑到院子里看看,实在等不及了,就忘了妈妈的话,跑到厨房里看看丸子有没有出锅。第一锅的丸子,要敬一下神明,然后才可以让我们吃。现在想来,印象依旧颇深,这是平常人家那份过日子的态度,对年的虔诚之心。

孩子们吃了热腾腾的炸丸子,自然该渴了,需要喝水喝汤。但这时候,不要到厨房向爸爸妈妈说渴了。虽然炸丸子之前,妈妈就嘱咐过了,但有时候偏偏就忘了,跑去厨房要水喝,大人们就会不高兴。这样的习俗,这般的讲究,说不清楚原因。我后来想,大概这时候,妈妈两手面糊,忙着往锅里下丸子,爸爸又是烧火,又得拿着锅铲翻丸子,大人们都腾不出手给孩子倒水喝吧。再者,热油遇水,噼里啪啦响,容易烫着,而过年嘛,讲究的是吉利顺遂,欢欢喜喜。

按照妈妈说的,胡萝卜拉好细丝,蒜苗、大葱切碎,一起放进发好的面中,再放些盐、十三香,拌匀,调好味。锅里放好油,烧热,调中小火,就可以往锅中下丸子了。

第一次下丸子,我的手慢,挤出的丸子也不圆,但欣喜的是丸子到锅里,转眼间就噼里啪啦,加上胡萝卜的橘红,蒜苗的青,颜色很好看。丸子出锅,我先把手关了,端到客厅,孩子和我顾不上烫,都迫不及待地尝尝丸子的味道。“不错,不错,给你打一百分。”孩子惊讶道。

家人也回来了。一进门,看到我们俩欢呼的情景,笑着说,走在楼道里,我都闻到一股熟悉的年的味道,很开心呢,原来是我家呀,真好啊,感受到浓郁的年味了。



□张燕峰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吃过香甜糯软的腊八粥后,令人向往的新年就深情款款,姗姗而至。大人们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忙年工作:洒扫庭除,煮大肉,贴窗花,压粉条,磨豆腐……每一项都很重要,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炸麻花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物质还不够丰盛,包装精美的糕点还不太亲民。对于乡亲们来说,炸麻花才是抚慰孩子款待客人的必备食品。

炸麻花可是一门技术活,由于只有过年才做,大多数人并不擅长,因此每逢炸麻花的时候,村庄里的面食能手就忙碌起来,她被邻居们请去做现场指导,那是属于她的高光时刻。

面粉是头一天晚上就从闲房里取出的,太阳一露头就被隆重地请到火炕上,煦暖的阳光就照在面粉上,让它挣脱寒冷的怀抱,苏醒过来,即为醒面。醒面后,就开始了和面。面粉,水,麻油,鸡蛋,小苏打,按一定的配比放好,然后和面。和面也是力气活,因为家家户户都要和10多斤面,揉面非得青壮年男子才能胜任。于是,面食师傅和揉面高手走家串户,便成了乡村一景。

面揉好后要醒发一会儿。这时,人们忙里偷闲,会再和一些糕面和白面。大约一个小时,面醒好了,就开始搓麻花。搓麻花工作量大,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便经常合作。怎么搓麻花呢?先是揪成大小相同的面团子,然后在宽大的面板上两头往反方向搓啊,搓啊,搓成又细又长的螺旋状后,对折,再两头反方向继续搓下去,当搓到一定长度的时候,再三折一下,然后把一端塞进去,这样一个麻花就搓成了。女人们边搓麻花边愉快地聊天开玩笑,笑语盈盈,每个人的脸上都红扑扑的,像绽开了一朵艳艳的桃花。

麻花搓好之后,就开始最后一道工序,放在滚烫的热油中炸一两分钟,炸到了红,用大箬筛捞出来放到盆中,一盆即满再放到干净的筐里。有时候人们还要炸一

些江米条或者中果,都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美食。炸完麻花,趁着一锅热油,接着就炸油炸饼。由于油烟味浓烈,在油锅旁忙碌的厨娘被呛得咳嗽,就掀开棉帘,油香味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院子里,并被饶舌的风带到村子的各个角落。

炸麻花是乡村盛事。炸好之后就与左邻右舍分享,还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送一大盘子。麻花很好吃,轻轻咬一口,油香酥脆,唇齿留香,回味无穷,丝毫不逊色于城里的糕点。自此,麻花便成了孩子们的零食,饿了的时候吃一个,不饿的时候馋嘴也要吃半条。大人们也不责怪,每个人都欢天喜地的,整个村庄都笼罩在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中。

多年之后,我吃到了天津名吃“十八街大麻花”。细细品味这享誉全国的食品,舌尖和味蕾诚实地告诉我,它们与母亲炸的麻花相比是多么黯然失色。瞬间,多少关于麻花的美好往事被唤醒,我的心中一片潮湿。

现在,人们都过上了好日子,当年炸麻花的大军都步入了垂垂老境,再无炸麻花的心境和力气,各色糕点便取代了麻花。但是,我仍然怀念多年前炸麻花的情景,那是浓浓的父爱母爱的味道,那是守望相助的家乡味道,更是梦萦魂牵的乡愁味道。



新春年货节

副刊

## 立春

□黄小秋

“东风吹散梅梢雪,一夜挽回天下春。”翻开二十四节气的扉页,“立”字为据,从立春日起,每一笔都将浸染“春”的暖意:风是春风,雨是春雨,雷亦是让人期待的春雷,就连春光与春思,都明若春波,繁似春花,开始流光溢彩。

“冰丝玉缕簇青红,已逗花梢一信风”,最早捷足先登于春幡之上的是东风。冬虽强自冷峻,却耐不住东风的融融暖意,不得不解下了冰冻的盔甲。冬眠的种子破冰而生,雨后的春笋破土而生,毛茸茸的雏鸟破壳而生,万物向光、向上、向着崭新的未来而生。一粒清脆的鸟鸣,几声久违的燕语,荡漾出一曲醉人的柔情。“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”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,东风解冻,裹挟着

春的善意,给万物复苏的勇气,让每一种生长都深情饱满。

雨水还在路上,但枝头的花事却毫不懈怠。腊梅花的余香尚在,水仙的淡淡幽香又在春光里徜徉,那片片修长的叶抖动着翡翠般的绿,簇簇六瓣的花如玉盏盛起春的琼浆,正是“凌波仙子生尘袜,水上轻盈步微月”。迎春金箔般的六个花瓣铺满了枝条,在风中摇曳着,替这个春天打开了黄金的歌喉,在她的花期之后,将迎来“百花干卉共芬芳”。

蛰居之虫,在春风的香薰里,也渐次苏醒。最早到来的春光,很暖,它沿着蜿蜒小径,绵绵向前。睡醒的蚂蚁,怀着孩童般的顽皮,嬉闹着,相互推挤着,走出狭小黑暗的洞穴,四下抚摸草从里的一抹新绿,寻找花朵深处隐藏的甜蜜。缄默太久的蜜蜂,开始打破寒风的清静,在暖阳下喊起了酿造者的号子。蝴蝶,这灵魂的舞者,慢慢也展开彩翼,演绎从一种美抵达另一种美的舞剧。

耐不住寂寞的鱼虾,也终于从石头底下钻出来,甩着水花,跃出江面,将春的消息四下奔告。在春光透彻心扉的安抚里,水底大石头上

的青苔一日绿过一日,潺潺而奏的河水一日暖过一日。绒团子样的小鸭鸭,“扑通扑通”扎进小河,与“红掌拨清波”的白鹅们,同唱一首春天的歌谣。

古籍载立春有三候:一候东风送暖,大地解冻;二候蛰居之虫,渐次苏醒;三候江河冰融,鱼游水面。家乡老人则称立春为“打春”,总说“打春迎春气”“一年之朝在打春”。立春清晨,从菜窖里挖出的生萝卜,洗得干干净净,切出一盘萝卜块,蘸着自家做的土味酱,全家人都吃上几块,就是“打春”“啃春”“咬春”。因萝卜又称“菜头”,跟“彩头”谐音,“咬”的是“开春有好彩头”。晨曦从木格窗斜进来,笼着盘子里的红、白萝卜块,给乡野小屋带来了春的生机,脆生生甜滋滋的萝卜,也把吉祥如意的祝愿也带进了心底。

“立春历日自当新,正月春幡底须故”,立字为据,春满人间,万物萌生,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让我们甩开膀子朝前走,顺着枝梢清脆的鸟鸣,在最明净的蓝天下,大步迈出一年的幸福新路线。

一百多年,并非多少漫长的光阴,据说太爷爷手上还在用它量米,爷爷也用过。除了量米,也用来量豆子,量花生米等等。

一日三餐,它与谷物为伴,在那些平淡如水的时光里,它把自己融入主人的一簞一食,默默奉献。也许它在饥荒时,太爷爷他们也曾用着它叹息过,然后,盛来并不够一家人吃的稻米,熬成稀粥。或者,在丰收之年,饱满的黄豆也在它的身体里跳跃。一个小小的米升,承载着农人多少关于五谷的悲欢。

而今,这个量米器早已失去了它原来的功能,它退出了三餐的舞台。甚至,它被放进许久不曾打开的杂物柜子里,无人再提起。

读书的书桌上,和毛笔宣纸一起,每每蘸墨写字,更显认真。听家中老人说,祖上出过几个学识渊博的读书人,这个砚台主人便是一个。那么这样一个陪伴读书人之物,是怎样穿过时间的洪流,重现在另一个读书人的面前?我总忍不住掩卷深思。

读书写作时,我常眼光接触到它。曾经它陪伴着寒窗苦读的先生历经多少岁月?那位主人研过多少墨?又写过多少字?刻一条鲤鱼是因为跃龙门的美好寓意吗?他为读书识字考取功名喊过苦吗?他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落泪过吗?

和旧物相遇,情感总是饱满一些,大抵是因为它镌刻着前世的沧桑,所以格外好奇,也格外珍贵。

砚台的旁边我放了一个“笔筒”,同样也是旧物。只不过它原本的作用是农家用来量米的器物,我们方言唤作“米升”,由竹筒做成。

它磨损的有些严重,因是竹制品,难免开裂,不知是谁钉了个铁钉做修补。使用时间长的缘故,它的表面逐渐变得光滑,颜色也暗沉许多,上面同样刻着几个字“同治三年”。

它们多么沉默,又多么寡言,即使曾经的岁月被封锁,在我眼里,它们依旧美得惊心动魄。

那些故事,悠远、动听、美妙、诱人,让我沉沦。多庆幸,我爱上了它们,我爱上了这些旧物。

它们多么沉默,又多么寡言,即使曾经的岁月被封锁,在我眼里,它们依旧美得惊心动魄。

它们多么沉默,又多么寡言,即使曾经的岁月被封锁,在我眼里,它们依旧美得惊心动魄。

它们多么沉默,又多么寡言,即使曾经的岁月被封锁,在我眼里,它们依旧美得惊心动魄。

## 幸福的年味

□管淑平

手,凉悠悠的,不一会儿就化作了一颗颗水珠,滚落在地上。手冷了,跑进屋子,在小小的柴屋里,红薯已经烤在火塘边。圆滚滚的红薯,呆头呆脑的,在柴火与热量的作用下,外皮渐渐变硬,被烤得“咝咝”作响。

过年这天,家里人也是最忙碌的。大人们早早起来,简单用餐后,就去集镇购买没有置备齐全的年货。回来后,就将鸡鸭鱼肉煮熟,然后进行祭祀。用肥硕的猪头肉,伴着鞭炮与香火,迎接着四面八方的菩萨与神仙,来祈求家人平安,事业顺心顺利。等祭祀完毕,人们才能享用。在生活条件落魄的年代,看到满满一桌子的饭菜,那一刻,心里也是满足的。那种精神的满足,也同样源自过年的赠予。

吃过饭后,大人们还会拿着爆竹、酒肉、纸钱与香火,前往已故长辈的墓碑前,用这些物品孝敬他们。过年的隆重,体现在孝老爱亲、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中,在一个家族的传承,也在一个家族的兴旺中。这些朴素的年俗,寄托着的是人们不变的美好愿景。

除夕夜,通常是伴着隆隆的烟花绽放的声音而来的。深邃黝黑的夜空,一束束烟花,如伞一般扑簌簌地绽放,五彩斑斓,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那时的烟花,大多也是单个的,没一会儿就被炸完了,以至于让我们经常觉得没玩过瘾。不过,电视机播放着的春晚节目,尤其是那些精彩的相声与小品,却让我们欢笑声不断。一家人坐在堂屋里,面前是一个木质的烤火盆,一家人围坐在火盆边,聊着家长里短。小桌上放着一盘瓜子与糖果,那种慢慢嚼着瓜子,悠长而惬意地谈话的氛围,也只有过年才能感受得到。我们小孩儿,通常眼睛盯着电视,而小手却又时不时地从果盘里抓一把糖果,伸过去,又缩回来,反反复复,嘴角留下的是瓜子糖果的香味。

守岁,是除夕夜必不可少习俗。没到新年的钟声响起,是不能睡觉的,于是,一家人挤在屋子里,聊天话地,或者举行一些小活动,比如,写一写年终总结,或者让长辈们出一些思考题,供我们开动脑筋,一同思考。刚开始,我们兴致十足,渐渐地就觉得比较困乏,可这时并不能睡觉,于是努力睁着眼睛,一同等着新年到来。母亲最心疼我,当我看到一脸睡意,就从兜里拿出提前包好的压岁钱,并叮嘱道:“娃儿,这是老妈给你的压岁钱,赶快压岁。”看到红包到来,似乎困倦也不那么明显了。

成年后,我们的生活也像长辈们当初一样,变得忙碌起来。而过年的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,很多人说年味淡了,那是因为曾经年少的我们变得成熟。为了家庭奔波,为了事业忙碌,为了家人而努力。于是,快乐从我们的眼角滑走,与父辈们相处的日子也变得短暂而珍贵。

其实,年味一直都有,一直存在。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,能与家人相伴,团团圆圆,开开心心,就是最幸福的年味。来年,带着期待,带着努力,迎接崭新的一切。

成年后,我们的生活也像长辈们当初一样,变得忙碌起来。而过年的方式也有了很大变化,很多人说年味淡了,那是因为曾经年少的我们变得成熟。为了家庭奔波,为了事业忙碌,为了家人而努力。于是,快乐从我们的眼角滑走,与父辈们相处的日子也变得短暂而珍贵。

其实,年味一直都有,一直存在。对于普通的我们来说,能与家人相伴,团团圆圆,开开心心,就是最幸福的年味。来年,带着期待,带着努力,迎接崭新的一切。